

老天

OF MAN & HEAVEN

第二十章

我的老天！

教編劇學的老師說，一個人所以會成為悲劇人物，有三種可能性，即命運、性格和環境，如果說我辦「老天月刊」可以算是悲壯之事，則與前述三者均有關。

老天月刊創刊於民國七十七年元月一日，七十八年八月一日停刊，一共出版了十九期。至今，每一念及此事，我仍不免會輕嘆一聲：「我的老天！」

「老天」是另一型式的瑪拉寇斯，知道我辦老天且又逐期看過，而又知道瑪拉寇斯的朋友告訴我，「老天」比瑪拉寇斯更實際一點，

但也有朋友認為，「老天」只是夢幻，既然做夢，何不把夢做更大一點，更美一點呢？孰對孰錯對「老天」來說均為事後諸葛。

當時，我是說籌備期間，我有足夠的理由說服自己，且也能說服支持我的朋友們，要辦「老天」的理由太多，實在難以盡表，試舉一二述之。

天代表宇宙，一個人怎可不知宇宙？我們有一則 slogan 說：「現代人----你的腳步為什麼那樣匆忙？你何以為一些莫須有的事而煩惱，而憂慮，而不快樂？請允許我們帶你到一個和平寧靜的奇妙領域，世界很大，世界真地很大，宇宙更為寬濶。現代人，你原本就用

不著畫地自囚的。」有天文學家說，若把宇宙畫分為一百萬分，目前人類所了解的還不到一分。有時候我會說，親愛的讀者，你曾有過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滄然而淚下」的茫然，悵然嗎？那麼就抬頭看天吧，夜晚的星空有說不完的浪漫故事，妙奧深遠，星星會令你迷，令你醉，也會令你悟，悟出你自己是誰？是何？如何？為何？

既然宇宙的誘惑那麼大，還猶豫些什麼，讓孤弱無助的現代人擺脫大都市水泥叢林的心牢，去做心靈的太虛遨遊吧。

天，也可以是很現實的，那就是時時影響每一個人的氣候變化，

選舉、股票、就業市場、石油價格等固然都很重要，但立即的，此刻就在影響你的工作和心情的是天氣變化。我時常勸人們接受天氣，若是有人夏天嫌熱，冬天怕冷，下雨天怨路滑，出了太陽又擔心曬黑皮膚，那，生活不是變成苦刑了嗎？因為我們沒有能力改變天氣，只能消極地裝個冷氣機防熱，躲在暖房內避寒。不過，我們需要知道天氣，尤其需要知道明天，以及未來更長遠的天氣變化。明明菲律賓東方海面上已經有強烈颱風出現，居然還有大學生安排登高山，以至困在山上，得發動許多人搜救他們，這怎麼是會發生在大學生身上的事？

工、商、農、漁、旅遊各界，

也包括擺攤賣菜或賣牛肉麵的，都會受到天氣的影響，難道天氣不是頂頂重要的事嗎？用科普的形式解釋諸如颱風、地震、梅雨、寒流，用統計學的方法告訴人家當月各地的氣溫、雨量、下雨日數等，應算是適合消費者的需要吧？

環保也是「老天」探討的主題。那時世界各地的環保問題不像今天這麼多，也無今天嚴重，第一次的世界環保高峯會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三號，才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，我的「老天」則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籌備了。一談到環保兩字，有人或許立刻想到污染，物種滅絕，二氧化碳增加，臭氧層破洞等有名堂的項目，老天有一期的主標題是「地球生病了！」，如果用生病

看環保問題，人類生病有生理和心理兩個因素，環保同理，不能忽略人類心理的層面。自古以來有多少道德學家、宗教家、野心家、政治家甚至包括研究藥物學的專家們，都想改造人類的心理，區區的「老天」月刊，也想就環保題日上，發揮改造人心的念頭，正如一位業已仙逝的，舊金山海灣區頗受人崇拜的老和尚所說：「何其狂妄！」

天，除了前述有形的意義之外，還有更大更強的形而上的象徵意義。「老天」的英文譯名是「of Man & Heaven」，創刊於台灣成暴發戶之後，社會上瀰漫著拜金主義。我們想，世界上總還有比金錢更可愛的事物吧？何不帶大家去山上看星，去林中聽鳥，去水窮處賞雲，

我們號稱是一本「心靈休閒」雜誌，此話至今已不稀罕，已經有了「心靈雞湯」，不比心靈休閒更具說服力，很可能接著就會出現「心靈威爾剛」，人們的心理趨向麻痺，「老天」實在陳義太高。我當時沒有能夠看這麼遠，應為失敗的主因。

其實，天，原本就是宗教思想成熟以前，人類共同也是唯一的信仰。只是工業革命以來，時代越來越「進步」，人們已經喊「人定勝天」，甚至於「征服大自然」的口號，大家的生活便利多了，到美國不必坐船在海上漂流，坐在台北家中可以吃到空運而來，世界各地的新鮮魚類和蔬果。可是追根究底的問一句：「現代人，你快樂嗎？」

這是「老天」一篇文章的標題。現代人，快樂者的比例的確減少了，主要因素是大家把全副精神耗費在追求財富上，財富如同食物和水，炎炎烈日之下，喝的第一杯水如同甘露，第二杯止喝而已，其餘多餘下來的水，如同個人需求之外的財富，可以誘發別人的羨慕，甚至忌妒，但對自己來說全無意義，絕對不會增加幸福快樂。惜乎這麼明顯的道理，際此物質文明日新月異的時代，竟無一套精神文明來配合之，要人們怎麼快樂呢？

難道說，你的「老天」連這個也想像？這就難怪要失敗了。

「老天」宣佈要停刊時，不知怎樣，突然想起從前看過的一篇類似於民間戲文的雜文，題目是「問

天」，其中說：

「老天爺，你不會做天，你就塌了吧。

為什麼奸詐乖巧的多有幾頃田？

好人少米又無鹽。

行同豬狗的穿著貂裘，

君子無衣身上寒。

老天爺，你年紀大，耳又聾來眼又花，

你不會做天，你就塌了罷，

免得世上的事兒讓人腸牽又肚掛。」

我的「老天」就這樣塌了，垮了。

宣佈停刊後我還得每天去月刊

社，處理訂戶餘款的退還，作者投稿的道歉和退稿信件，回答對月刊情有獨鐘的讀者來信等零碎工作，心情自然不會好。那天中午去月刊社，想想樓上等著我處理的繁瑣事情，因為租的房子得退掉，桌上地下盡是些書籍器物，書或許容易處理，僱車送回家即可，器物呢，丟一件，心痛一下，這些都是伴我將近兩年的，每一件都有一分記憶，丟掉一件就如同要割捨一段回憶似的那麼艱難。

也許是懷著逃避的心，我沒有上樓，而進了樓下的一間咖啡館。一進門，就看見坐在最後面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夫人，很面熟，不錯，是她，是葵花！我們有那麼久沒有見面了嗎？她竟老了，頭髮花白

了，我哈著眼淚坐在她的對面，她身後是咖啡店式的經過塗抹的俗麗牆壁，反而襯得她更高貴了。

「老天停了？」她說。

「是的，是我的無能吧。」

「無需自責，你應該恢復自信，原本就是四時興焉，養物育焉，天何言哉，天何言哉？天，自己都不自誇，你硬要以老天的代言人自居，豈不荒唐。」

「是，是的，我認輸了。如果老天爺都不幫忙老天，我也回天乏術了。只是，只是看到妳竟然老了，頭髮白了，還有皺紋了，我難受，真地很難受！」

「用不著啊，我的老友，每個人都會老的，如果有人的理想無法

實現，難受，發現自己老了，也難受，這麼自私又自憐的人到底能夠分給其他人多少關切呢？老友，你應不會是如此自私的人吧！快把眼淚擦掉！」

「謝謝妳，葵花，妳總是這麼支持我。」

「我對你的支持不是總是，而是永遠，只是「老天」停刊了，你還可以繼續思索老天的問題，太多太多，值得你思索很久很久。」

「是嗎？葵花，我聽妳的，我不會忘記關懷現實世界的。」

對，我不應該難受，「老天」停了我不難受，葵花老了我也不難

受，誰的生命中能夠沒有挫折呢？